

王曼◎著

忽然觉得它睁开了眼睛
我知道，它就要复活了

Trilobites

三叶虫

三叶虫



王曼◎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叶虫 / 王曼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118 - 7958 - 5

I. ①三… II. ①王…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1427 号

三叶虫

王 曼 著

编辑统筹 法律应用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程 岳

责任编辑 程 岳

装帧设计 马 帅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开本 A5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张 15.5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341千

责任印制 翟国磊

版本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责任校对 晁明慧

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7958 - 5

定价:3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序

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常感冒咳嗽，母亲总是骑着单车驮着我到附近的建工医院打针，我至今仍记得医院白绿两色的墙壁、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以及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气味。每次打针前总会先做皮试，在等待皮试结果的时间里我总是莫名的紧张，脑海里想象着即将在冷冰冰的高脚凳上被一个面戴大口罩的阿姨狠狠扎上一针的画面。大概是为了缓解我的焦虑情绪，母亲总是在这段时间里给我讲童话故事，讲得最多的是《长发妹》和《青蛙王子》。我常常要求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讲这两个故事，她每讲一次的情节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人物的出场顺序、动作和对话，母亲偶尔也会一时兴起改编原著，揉进一些幽默风趣的现代化元素。母亲是个很善于讲故事的人，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故弄玄虚”地戛然而止，或者“不怀好意”地另起一条故事线，即便是平铺直叙地描述故事背景也能做到绘声绘色。很多年过去了，母亲依旧是那个爱讲故事的人，只是现在她想要讲给所有人听。

我不知道母亲何时萌生了写推理小说的念头，只依稀记得在一个秋天的傍晚，母亲突然对我说她要写推理小说了，那时候的天



空澄澈无云,从我家的落地窗望出去,层层楼宇和远山的轮廓在夕阳下清晰可见。本以为这句轻描淡写的话只是她灵光闪现时的随口一说,但故事真的就这样开始了。

母亲平日里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是隔三差五地冒出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兴趣爱好也涉猎颇广,比如自创奇怪的菜品,做各色绣花小包,设计时装,追看最新的美剧,玩摄影,但自打开始写作,母亲的闲暇时光几乎都变成了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的情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下班回家见到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她凝神创作的身影。屏幕的微光映照着她的脸庞,键盘持续不断的低吟如同时钟的滴答声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特别的背景音,让人习以为常到难以觉察,直到涓滴意念终于汇聚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构筑出一个全新的平行世界。

在我看来,写小说绝对算得上一项奢侈的爱好,我对于能够执笔写作的人始终怀着或多或少的崇敬之情。而对于母亲的敬佩除了写作这件事之外,更多的来自于她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我一直窃以为“热爱”和“执着”这两个词语都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不能够草率的使用。执着的热爱需要持续不断地全情投入、沉浸其中,需要排除功利的考量和算计,需要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一丝不顾一切的莽撞与放肆,这是一种在喧哗和躁动的当今所日渐稀缺的品格。回想起来,母亲一路走来经历过不少起伏和波折,但现实的洪流始终没有吞噬掉她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执念,这或许是一种深入精神内核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也潜移默化地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很幸运能有一个热爱文学的母亲,这意味着从小拥有一整柜的书籍、永远充裕的买书经费以及一个可以随时讨论作品的对



象。现在,能够拜读母亲的作品,见证它的出版发行,并为之作序,是我莫大的荣幸。

你即将读到的《三叶虫》是一部有意思的作品,你现在可以找一个最舒适的姿势:坐着、仰着、蜷着或者躺着,抑或是站在地铁里,随你的便。关于理想的阅读姿势我提供不了多少建议,关于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我也会闭口不提,至少我一向不喜欢在读小说前阅读书评,或任何带有评论和剧透性质的序言。读小说本就适宜带着猎奇和探险的心情,阅读推理小说更是如此。希望读者你能够同我一样完成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

二 水

2015年5月20日

假如我没有见过太阳,我也许会忍受黑暗;
可如今,太阳把我的寂寞照耀得更加荒凉。

艾米莉·狄金森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4
第二章	43
第三章	80
第四章	116
第五章	142
第六章	169
第七章	207
第八章	226
第九章	262
第十章	306
第十一章	345
第十二章	371
第十三章	406
第十四章	447
尾 声	486
后 记	488



引子

深圳机场候机楼。

连日的暴雨致使各个航班大面积晚点，即便没有遇上坏天气，如今的航班延误也像打个喷嚏那样轻松而平常，人们早就将此看成了家常便饭，只是希望延误的时间不要太久就谢天谢地了。此时，候机大厅里滞留的人越来越多，如超市一般热闹，每个人似乎都紧锁着眉头，无言地承受这也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带给他们的麻烦。金属长椅早就满座，地上到处是堆放的行李，人们要么在小声聊天，要么在翻看手机，要么就无精打采地盯看眼前的陌生人，有的人干脆耷拉着脑袋打起了瞌睡，广播里不断重复的航班延时播报就像一首没有结尾的疯人呓语，更加给人的情绪添堵，尽管大厅明亮宽敞，却异常沉闷，时间在这里显得格外的多余。

曲剑坐在25号登机口前，他无精打采地坐着，想打个盹，却满脑子的杂念静不下来。之后，他掏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两粒褐色的药片扔进嘴里。他百无聊赖地转了转僵硬的脖子，便拎着公文包在大厅里转悠起来，只是想活动活动筋骨。

本想去咖啡厅坐坐，要杯咖啡，吃些点心，可早已没位。他便



三叶虫

朝着一个相对人少的地方走过去,是书吧。装潢精美的畅销书吸人眼球,摆在门口最好的位置,他瞥了一眼,没他感兴趣的,就朝里走,随手拿起一本什么书,看了两眼便放下,再看一本,再放下,如此这般,全是为了打发时间。当他懒洋洋地再拿起一本浅蓝色封面的书时,他的目光停了下来:《非常雾》。这书名很有些特别,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单一个“雾”字就让他觉着亲切,因为他的家乡就是有名的雾都。

书不厚,小开面的,便于携带。这是一本随笔,每篇文章短小精悍。随便打开一页,“两江沸煮朝天门”入目,这题目颇为新鲜,往下看:“……市中区犹如一条蜷着身子的鲢鱼,朝天门便是扁扁的鱼头,一不小心,这鱼儿掉进了长江和嘉陵江的鸳鸯火锅里,便沸腾了。”非常形象的描写。接下来的一篇:“……雾能迷了人的眼,却长了人的心,伸手之外一片迷茫,思想则不受羁绊到达任意的地方……我停下,抓紧感受这隐身世界的乐趣,身旁的男女匆匆而过,浓雾弥漫着,城市退却着,前方变得愈加混沌,得靠记忆帮助,稍不小心便会踩了别人的脚后跟……”看似漫不经心,却值得玩味,相同的感受陡然出现。那雾都正是曲剑的家乡,多年前的景象根植于脑海,此刻一一浮现上来:有着岁月沉淀的朝天门码头,长江和嘉陵江呈Y字在那里交汇。一条清澈泛绿、一条浑浊带泥,两条江水都带着征服的气势不期而遇,谁也不接受谁,势均力敌地对峙着,于是一条非常清晰的水线便在它们的汇合处呈现出来,可谓江江分明。而火锅热烈、豪爽,最能反映当地人的气质,几句话就概括了那个城市的特征。《非常雾》,说得非常到位,完全表达了曲剑的心声,仿佛打开了他心中童年的那扇窗。他当即买下,回到登机口,座位没了,便找了一个墙角斜靠着,细细品味起来,不再关



心航班的事情,正看得入神,广播响起:“……飞往成都的 ZH9981 次航班的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登机。”

曲剑看表,此刻快下午六点了,本是上午十点多钟的航班,竟然晚了七个多小时,整整浪费了一个工作日,好在今晚没有安排。他将书合拢、塞进包里,融入了登机的人流。



第一章

1

曲剑的南风集团公司设在前进大街的华府大厦 26 楼,这是一幢高档写字楼,矗立在大街的拐角处,金黄色的大理石外墙被太阳照得发亮,似一个涂满了黄油的大面包。它一经竣工,便成了当地的新地标。因此,不说别的,单单从能够进入这幢大楼并能占据半层楼的面积,就能说明这个公司的实力不一般。

这天,和往常一样,曲剑一早便到了办公室,坐在黑皮高靠背旋转椅里,打开电脑浏览国内外新闻。宽大的办公桌上除了常有的文件和办公用品之外还有一个极其精致的红色石雕,是一个吼叫的雄狮。

新来的秘书小姐轻轻推门进来,她面容姣好,不对称的短发盖着一张瓜子脸,她微笑着将泡好的茶水放在桌上,亲切地说:“曲总,请喝茶。”

曲剑瞄了一眼细瓷红花茶杯,秘书忙说:“曲总,这是今年的新茶。”办公室赵主任特意向她交代过,曲剑喝茶倒不一定要喝什么



名茶,但一定要喝当年的头一茬新茶。

曲剑仰起头,盯着秘书那张漂亮的脸,问:“小杨,来这里还习惯吗?”

“不是习惯……”秘书有意停顿,曲剑盯着她,“是非常习惯!”她微笑着,这才将端茶的一双玉手缓缓收回。

“那就好。这几天公司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哟,事情可多了。前天下大雨,马路被淹了,水都快过膝盖了呢,街上的小汽车都熄了火,真是狼狈,连我们的地下车库也进了水,人家好好的汽车被泡在水里洗澡,这损失算谁的呀……”

“我在电视里看见了。”曲剑打断她,“公司有什么事情没有?”

“你不在,公司就是没规矩了,办公室那几个人中午出去逛街老半天也没回来,有的人上班聊QQ。”

曲剑摇头说:“这些话你去给赵主任说。”

秘书嘟了一下嘴,忽然想起,说:“那天来了好多警察,都不知道出了啥事,结果你猜。”她停了一会儿,“原来是有人要跳楼!”

“谁呀?”

“听说是20楼的。”

“跳了吗?”

“跳什么呀,吓唬人的。”

“还有其他事吗?”

秘书绞尽脑汁地想着。

这些对于曲剑都不算是什么新闻。秘书还想说什么,曲剑抬了一下手,“好了,你出去吧。”她只好悻悻退出。

曲剑看着秘书离去的背影,直到厚实的红门轻轻关上,他才站起来走到窗前。下面是车水马龙的街道,这会儿堵塞着,车阵像一



条长龙,蜗牛一般地移动。远处,高低错落的房子鳞次栉比地重叠在一起,挤压着城市的空间。一幢在建工程正在爬高,才几天的工夫,原先还能看得见的那幢有着绚丽霓虹灯的黄色房子现在就只能看见它的房顶了。

曲剑手拿香烟,看着窗外发愣。他中等个子,四十岁左右,漆黑的头发三七分开,宽阔的额头下是一双机警敏锐的眼睛。今天他穿了一套浅灰色的暗条纹西服,深蓝色的碎花领带配上浅蓝色的衬衣,看上去干练、得体。这时太阳正好斜射在他的身上,他的脸就被晨曦的颜色立体地分割,晕染成了不同的色块,烘托出了雕像的效果。

有人敲门。

“进来!”曲剑回到了座位上。

来人是办公室主任赵正华。“曲总,昨天回家辛苦了,也不多休息一下就来上班啦?”他拿着一摞信件,一一汇报说:“这是行业协会的文件,这是重型汽车展销会的邀请函,这是商会的通知。”到最后一个信封时,他说:“这个,有点麻烦。”

曲剑的目光对准了它。

“这是刚收到的,法院的传票,还有起诉状。”他把几张纸交给曲剑,眉宇中流露出不安的神态。

曲剑展开来看,是核力公司诉南风公司的借款纠纷案,他冷笑一下,将传票和起诉状扔在桌上。

“怎么办?金额还不少呢,460万元。”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去把老魏叫来,另外叫周律师马上来公司一趟。”

“好的。”赵主任出去了。



“还有!”

赵主任回过身来,走到桌前。

“新来的秘书是谁介绍来的?”

“是开发部老马介绍的。”

“是吗?”

赵主任从曲剑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好像她和我们这个辖区派出所的所长有什么关系,那天我亲眼看见她从一辆警车里下来,在……”赵主任回忆着,“对,是在春天商场的门口。”

曲剑并没有接他的话茬,只是说:“你去叫老魏过来吧。”

“是。”赵主任出去。他想着秘书小杨,这人是曲剑不在公司的时候进来的,现在不清楚曲剑对她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立即,老魏来了,一个脸膛红润的中年人,他是财务部经理。
“曲总,你找我?”

“我们公司有一笔向核力公司的借款没有还,你看,现在法院的传票来了,人家起诉了,你要把这笔款子准备出来。”

“有这事?多少啊?”老魏的眼光落到那几张纸上面。

“460万。”

“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啊?”老魏竭力在脑子里搜寻这460万借款的信息。

曲剑盯他一眼,老魏觉察到了,忙说:“哦,不,也许是不记得了,成天忙得脑筋都不好使了。”

“欠钱要还,做人要讲信誉。”

老魏点头,说:“那当然,我们还欠正茂公司的工程尾款400多万呢,他们的催收函又来了,我一直压着,都搪塞不过去了,如果付了这笔款,那……”



“先不要管什么工程款！你告诉他们，还不想做我们下一个工程了？我们的新项目已经启动，有大量的工程就要上马，想接我们工程的人都排起了队！”曲剑从文件夹里找出一份红头文件在老魏眼前一晃说。

“这事本不该我管的，可他们就一直纠缠着我。”老魏撅着嘴说。

曲剑又问：“现在账上还有多少钱？”

“应收款和现金加起来也就400万多一点吧。”

“我们的房子和其他资产呢？”

“全都抵押出去了，没抵押的房子产权不是还有些问题吗？”

“好，我知道了。不过那460万你一定得准备出来，法院的判决一旦下来，就必须无条件执行。”

老魏面露难色地看着曲剑。“不用急，老魏。”曲剑说，“我知道你的难处，就照我说的办，其他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老魏还是放心不下，“工商银行那边我正在和他们谈，前次的贷款马上就要到期了，想让他们再展期，但还没有谈好，新来了一个行长，这关系不如从前了。”

“有抵押还这么麻烦吗？”

“早就超过贷款额度了。”

“其他银行呢？”

“都面临同样的情况，没有把握。”

“再争取一下吧，实在不行还有信托投资公司呢。”

“可他们放款同样要有抵押的啊。”老魏现在可谓是黔驴技穷了。

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曲剑的情绪，他反而十分高兴地说：



“知道吗？我们的红石矿业公司已经成立，就要正式营运了，以后你的日子就好过了，不必再去到处求人。”

老魏将信将疑地看着曲剑，“那就太好啦！”别的部门总是报喜，而他的财务部总是报忧。这些年公司的扩张太快，什么项目都不想错过，只要觉得有利可图，便匆匆上阵，虽然规模上去了，名气响了，而他最清楚公司的实力，经不起任何风险，难免心里抓狂。

曲剑站起来，绕过大桌子，拍着老魏的肩膀说：“老魏，你是公司的老员工了，我对你最放心。现在是公司发展的关键时刻，你要帮助我渡过眼前的难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句话曲剑不止一次地对老魏说起，老魏明白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要拿出一份漂亮的财务报表来，让银行方面都看着满意。老总的命令他不敢违抗，但心里却是在发怵。

“好吧，记住我的话，等公司发达了，我一定记得第一个给你加工资！”

“那我先谢谢曲总了！”

“你忙去吧。”

“是。”老魏身子倒退着出去了。

曲剑的南风公司以前主要是做国内外稀有金属贸易，有一个企业做汽车零配件加工和高档汽车修理，还有几十辆货车跑运输，近来和其他公司合作涉足了民用地产，成立了南风集团公司。虽然公司的资产扩张了，效益上去了，但远远没有满足曲剑想要达到的目标。提到红石矿业公司，曲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几个月前，他得到内部消息：远在200多公里外的长水县五岭岗大山里，新近发现了矿脉清晰、储量可观的红色矿石，经专家论证，那可不是一般的花岗岩石，而是品质上好的红玛瑙。曲剑当即兴奋异常，